

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Greek/Roman Mythology :
Beauty and Fall of a City-Helen of Troy

希羅神話圖論
傾國傾城－特洛伊的海倫

吳世全 Shi-chuan WU
臺北市立美術館聘任解說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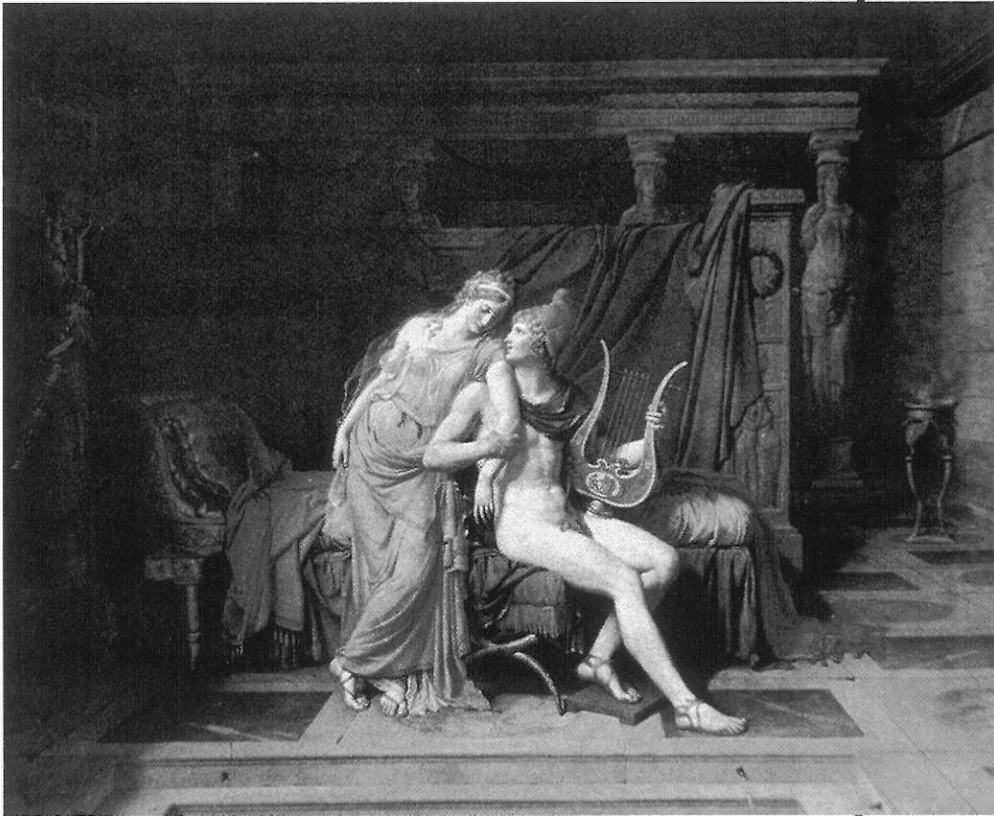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
大衛 帕里斯與海倫之戀 畫布、油畫 1788年
146x181cm 巴黎羅浮宮美術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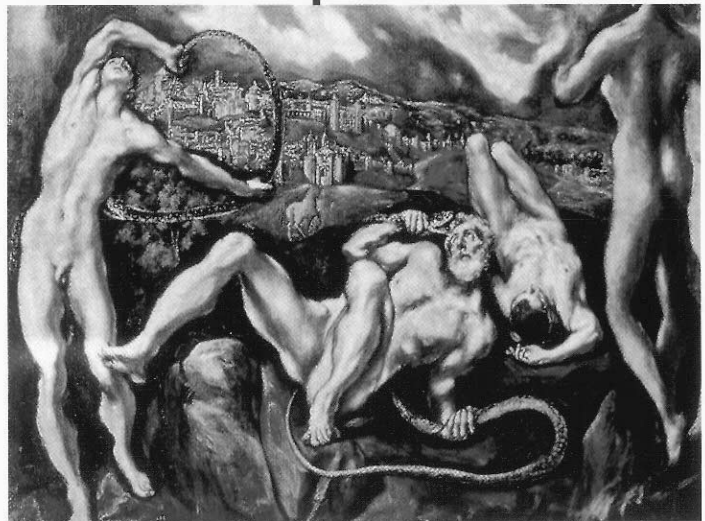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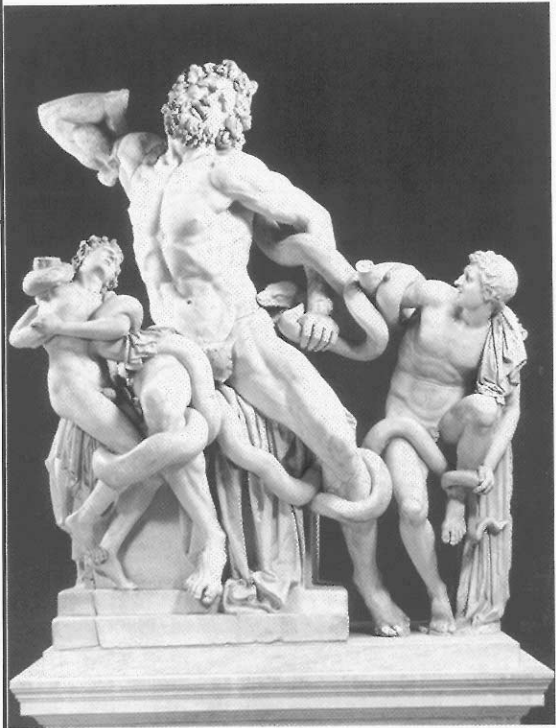
圖2 埃爾·葛雷格 勞孔 畫布、油畫
1610年 142x193cm 華盛頓國家畫廊

圖3 阿格珊德、波利多拉斯與雅典諾多拉斯 勞孔
大理石 西元前2-前1世紀 高度2.42公尺 梵蒂岡美術館

在德國一個窮鄉僻壤的鄉下，曾有位牧師的兒子，整天幻想著賺大錢，好滿足自己的考古癖，他的名字叫海利希·舒利曼（Heinrich Schliemann, 1822-1890），因勤奮工作，終於經商致富，實現了他的夢。他首先在土耳其境內的海薩利克（Hissarlik）展開挖掘工作；詩人荷馬（Homer）的史詩「奧德塞」（Odyssey）中，有關希臘人攻打的特洛伊城（Troy），原本是吟唱故事裡的古城，但在一八七一年舒利曼竟於該地發掘到邁錫尼（Mycenaean）時代的特洛伊的遺跡，首次公諸於世，打破鄉野傳奇之說。

特洛伊濱臨地中海往西北上行，經愛琴海緊接達達尼爾海峽與黑海交會。土地肥沃，是貿易轉口站，也是一塊兵家相爭的戰略區域。然而此貿易發達、經濟富庶、社會繁榮的古老城市，卻偏偏遇上一件緋聞事件，釀起戰火，兵連禍結。其肇因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（Paris）誘拐斯巴達國王曼尼留斯（Menelaus）的妻子海倫（Helen），促使希臘城邦聚集聯軍，通力合作殲滅特洛伊的不幸事件。

特洛伊據說是由神話英雄特洛伊羅斯（Troilus）和其父特洛羅斯（Tros），在伊達（Ida）山麓下，所建立的城邦。於父子兩人之後，這個亙古的老城市，曾被稱作伊琉姆（Ilium）或特洛伊城。末代國王普萊姆（Priam）執政期間，社會安定，經濟繁榮、人民和樂。某日，王后臨盆前夕，夢見生下一支火炬照亮全城，夢醒後尚在懷疑夢兆時，一位俊美的小男孩已呱呱落地，百姓們正為國王得子而歡騰時，然而卻有預言，他們剛出生的第五個小兒子，會帶來難測的災禍，國王王后



只好忍痛割捨可愛的兒子，將之遺棄伊達山中，由牧養人拾回養大，成爲一個美少年—帕里斯。在「金蘋果」之事端前，帕里斯鎮日與羊群爲伍。魯本斯（Rubens）有幾幅「帕里斯的審判」的畫作，即是描繪宜人風景中，羊群悠閒覓食，一隻狼狗陪伴這位英俊的牧羊人的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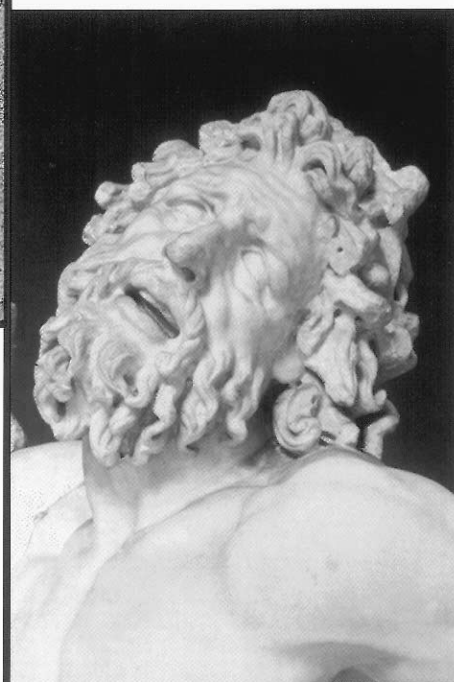
而風華絕代的海倫，則是宙斯與麗達（Leda）的女兒，她雖神譜家族的一員，但因她是「不誠實的女神」，而刻意被忽略了。相傳宙斯遇見斯巴達國王丁達路斯（Tyndareos）的妻子麗達，爲她美貌吸引，遂趁麗達於池塘沐浴時，化做天鵝滑進水池裡，翻雲覆雨，使麗達受孕懷了鵝蛋，海倫就是從這顆蛋孵出來的，因此海倫荒謬地變成王族成員。

海倫的絕色天姿，招徠各路英雄好漢的求婚者紛至沓來，丁達路斯因恐醋海興波，故權宜之計，與大家簽下協約，由海倫親自選婿，不管誰變成乘龍快婿，其他人都必須共同擁戴他、保衛他。經大家同意，海倫選擇了希臘聯軍統帥阿格曼農（Agamemnon）的弟弟曼尼留斯（Menelaus）。



圖5 魯本斯 勞孔和他小孩素描 黑粉筆 1601-1602年
47.5x45.7cm 米蘭Ambrosiana圖書室

圖4 阿格珊德、波利多拉斯與雅典諾多拉斯 勞孔 局部圖



結婚時，海倫是希臘島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曼尼留斯也繼承了斯巴達的王位，兩人過著令人欽羨的新婚生活。正當這對新人過著美滿溫馨的日子，帕里斯抵達拜訪斯巴達，曼尼留斯熱情招待，帕里斯卻對王后海倫的美貌，驚為天人；猶記當初帕里斯給了維納斯「金蘋果」，使維納斯封冠「美麗女神」的頭銜，維納斯高興之餘，答應兌現競選支票，贈予一位「絕代佳人」作為禮物，而海倫正是此人選。所以經由愛神的協助，且帕里斯自身英俊俊秀的氣質，彈撥一手美妙的七弦琴，撥弄了海倫難言的愛慕之心。雙方相見恨晚，經不起帕里斯的甜言蜜語，海倫最後只渴望為帕里斯奉獻，遂選擇離開美滿的家庭和體貼的先生，甘冒紅杏出牆不誠實之名，跟著帕里斯私奔到達特洛伊。

天下俊男美女的畸戀，雖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，但兩情相悅，還是教人羨慕不已。法國新古典主義大師大衛（David, 1748-1825）於一七八八年，在加泰勃古堡，接受阿脫瓦伯爵（Count d'Artois）的邀約創作一系列神話作品，就曾為這對神話中的佳偶，多所描繪。一陣陣悠揚的音符，慢慢拉起「帕里斯與海倫之戀」（圖1）的幕幔，柔情似水的琴韻，爬梳著人內心莫名的情慾。

大衛為帕里斯與海倫邀請著名的傢俱設計家賈庫巴（Jacob），設計精緻古典風味的床（這座床亦曾出現於大衛的早期作品：布魯達斯Brutus和雷嘉米爾夫人Madame Récamier像中），置於浴池旁。場景往後延伸，賈庫巴設計一座帕里斯與海倫，相擁入懷的浮雕屏風，上頭披掛著幕簾，與

希臘柯林斯神柱的門作一隔離，以擴展場景的空間。大理石的透視線衍生室內遠近距離，右側有三隻天鵝頭頂著銅爐，以暗示海倫的身分，銅爐慢慢生起輕煙，燃起曖昧的氛圍。

作者以戲劇性的手法，營造深沉的背景，以亮麗的光源，清晰投射男女主角的關係。大衛遵循希臘「優雅裸體中的美麗的靈魂」的美學觀，描繪海倫穿著飄逸半透明，顯露美態身姿，半裹著長長紅外套，整齊的髮髻，踩著希臘式的綁繩鞋，含情脈脈，雙腳交疊，貼近帕里斯強壯的裸身上。帕里斯一頭金黃捲髮，肩披垂地青藍披風，強壯的手輕輕拉著愛人的手。他優雅持著七弦琴，巧妙利用緞帶遮掩私處，鮮明流露其高雅氣質和魅力，因此打動海倫的芳心。男女主角「三角形」穩健的構圖，拉近兩人的親蜜關係，“A”字型的結構亦若隱若現（英文中的「姦情」「戀情」「Amour」，亦是以A字開頭）。豐富的色彩，上演著一齣男女間纏綿緋側的情節，情調濃郁浪漫。

這場男歡女愛，由斯巴達燃燒回到特洛伊。普萊姆國王憤怒，百姓排斥，帕里斯之妹卡珊卓拉（Cassandra）更預言惡兆：這段緋聞勢必帶來災難，極力規勸其兄，事不可行。抵不過輿論的撻伐，海倫有意棄男友，返回丈夫身邊，但帕里斯執意不肯。而當今斯巴達國王豈能容忍，一個異邦人誘拐其妻，蒙受「戴綠帽」之辱。於是曼尼留斯號召各希臘城邦，依照海倫婚前的承諾，協助海倫夫家解決困境。由阿格曼農率領希臘著名的英雄：阿奇里斯（Achilles），奧德修斯（Odysseus）、帕卓克勒斯（Patroclus）等大將，聚集千艘戰艦，出征討伐特洛伊城。

破曉時分，近臨特洛伊城外的海上，在曉霧瀰漫遮掩下，若隱若現出現龐大戰艦，驚動作息中的百姓，消息迅速傳進宮中國王的耳裡，普萊姆

驚訝，趕緊率文武官員，登上瞭望臺一探究竟。特洛伊的將官們打從心頭寒慄起來，因為城外沿岸，全被希臘聯軍的戰艦圍住了，戰爭隨時一觸即發。使得普萊姆緊鎖眉目，搖頭嘆息說：「好一張引來千艘戰艦的臉孔」。隨即發出軍令，準備放手一戰。

希臘聯軍為了一位絕色女子，攻打特洛伊九年不下，眼看特洛伊軍隊越戰越勇，並取得戰略優勢地位，軍民更團結，城池固若金湯。又面對此役長期消耗戰，聯軍中也發生種種的爭執與不和，且經常出現自相械鬥，釀成悲劇。尤其是大將阿奇里斯在特洛伊城外，刺死王子海克特（Hector），趾高氣揚之際，帕里斯卻突然射出神箭，命中阿奇里斯的致命傷一腳後跟，一代大將倒地，大大折損希臘聯軍的士氣，瀕臨潰散。只見大局已失，勢必不能蠻幹硬拼了，唯一的方式就是「智取」，經獻策決定詐降回國，並由奧德修斯邀著名工匠伊比歐斯（Epiros），以聯軍的象徵物「馬」為造型，設計一隻隱藏玄機空腹、龐大的木馬，留置於特洛伊城門外，阿格曼農隨即率兵登艦撤出海岸線。

戰火停熄，城域境外，恢復難得的寧靜，徒留海浪逐波聲。一刻的平靜，並未讓特洛伊軍民心生警覺心，反以戰勝心態，鬆懈九年來的戰鬥意志。城門外發現一隻巨大的木馬，城民認為是希臘聯軍敗北，所留下的禮物，一時全城上下，鑼鼓喧天，歡天喜地。這樣的慶祝勝利場面，卻使卡珊卓拉更加憂心、著急，因一時的靜謐，可能是另一場戰火，即將點燃的時候。普萊姆應軍民的要求，準備把木馬推進城裡，此時負責阿波羅神廟的祭司勞孔（Laocóon）意識木馬可能有詐，遂反對並阻止讓它進城，以免特洛伊再觸危機。勞孔好言相勸，極力說服普萊姆，卻因此觸怒希臘聯軍的保護神雅典娜，又加上之前的帕里斯審判不公，雅典娜的勃怒未息，因此從海上派



圖6 布欣 維納斯為特洛伊向火神求武器 局部圖 畫布、油畫
1732年 163.9x82.6cm 倫敦瓦勒斯
〈引自：何政廣主編，世界名畫全集，洛可可繪畫大師 布欣，
台北市，藝術家出版社，1999年5月。〉

來兩隻大海蛇，意欲纏死勞孔和其兩個無辜的小孩，懲罰勞孔的多言，特洛伊的乍晴的天空，瞬間籠罩著厚厚黑黑的烏雲。

時空的轉換，來到西班牙的托列多（Toledo），根據古老傳說，這裏曾是特洛伊的後裔所在。就為此淵源，西洋藝術史上一位終生奉獻宗教，並以讚美神的榮耀為藝術創作的埃爾·葛雷格（El Greco, 1541—1614），也創作兩件托列多、特洛伊有關的作品。這位希臘佬離開故鄉克里特島，一五六七年到威尼斯習藝；一五七七年他摒棄了浸淫已久的環境，而離開了藝術重鎮義大利，前往律法嚴格，處處設立宗教法庭，奉行對神崇貞的西班牙，並終老於當地，這塊流有特洛伊血液之地——托列多。

而葛雷格晚年所留下這兩件罕見的托列多風光，一六一〇年的「勞孔」（圖2）就是其中的一件。佈景是一層層烏雲瀰漫於托列多的蒼穹，詭譎深沉的大地，虛幻似影的建築物，彷彿一場世間的災禍，即將降臨，使得整體溢滿肅殺的氣

氛。前景蒼白裸身的勞孔，倒地張開大腿，雙手糾纏著邪惡的大海蛇，無望的眼神，只單憑一絲的力氣，與之爭奪交戰著。身旁無辜的小孩，灰綠的軀體，亦氣如游絲，在絕望境地裡，受神恣意裁決。左方另一位小孩，則直立伸展全身之力，努力掙脫海蛇的侵襲。畫面右側的阿波羅（應是伊納亞Aeneas）和雅典娜，卻若無其事地觀看這場神干涉人的命運的悲劇大戲。

一五〇六年一月十四日，於羅馬尼祿皇帝遺址中，發現了古代希臘大理石雕刻品「勞孔」（圖3、4）。這座精細的群像雕刻，根據記載是由羅德斯島三位雕刻家：阿格珊德（Agesander）、波利多拉斯（Polydorus）及雅典諾多拉斯（Athenodorus）共同創作。此件作品，不僅深獲哥德和萊辛（Lessing）的讚頌外，德國藝術史學者溫克爾曼（Winckelmann, 1717—1768）更說，它是古典雕刻「最佳的典範」。如此精采的作品，也經常被人引用。例如米開朗奇羅西斯汀教堂的「創世紀」壁畫裡的「銅蛇」（The Brazen Serpent）靈感即來自於此；魯本斯抵達羅馬，於

梵蒂岡初識這座雕像，感動之餘，在一六〇五年亦曾素描勞孔父子群像（圖5）。

當然，葛雷格在同主題作品中，其面容造型上，完全得自希臘雕像；而處於危機恐怖奮力掙扎於生死邊緣的勞孔造型，則係參酌米開朗奇羅為麥迪奇家族所設計陵墓雕像「晨」的結構體。身旁的兒子，則擷取丁多列托（Tintoretto, 1518—1594），一五四八年的得力之作「聖馬可的奇蹟」中，那位正受主人懲罰，遭斷腿、瞎眼時，奇蹟式的被聖馬可拯救的奴隸造型，來表現兒子的形態。其實葛雷格這幅「勞孔」畫作，如右邊的阿波羅（伊納亞），亦是根據丁多列托的人物造型，再加以誇張變形拉長，而葛雷格亦以此人物造型，在畫史上，獨樹一格。

這幅典藏於華盛頓DC國家畫廊的作品，於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間，因維修人員在清洗，無意中發現在畫面最右處，雅典娜部份刷洗出一個頭和一隻腳出來，雖使畫面變得詭異，但卻有助益了解葛雷格可能直接於畫布上，增減、塗抹、修改等作畫過程。

正當勞孔、二位兒子與海蛇疲於交戰時，對於自己的家園已無能為力。畫面中景，呈現了一匹象徵性的黃馬，已經奔馳進入托列多。而歷史上的場景，愚昧的特洛伊人，正開始把木馬慢慢推進城內，全城的軍民圍繞於木馬四周，載歌載舞，飲酒歡樂，慶祝勝利的到來。夜幕低垂，特洛伊人已精疲力盡，不是席地蒙頭呼睡，就是踉蹌回家休息。整個城裡，陷入昏睡，城市又恢復了平靜，但此寧靜裡卻隱藏著殺機，城內，只剩孤伶伶的木馬。不多時，木馬發出吱吱聲，從馬腹下垂落一條繩子，沿著繩子，聯軍的兵士一個接一個，攜槍帶械跳下來，然後打開城門，裡應外合，讓阿格曼農敵軍進入，開始拂曉致命的攻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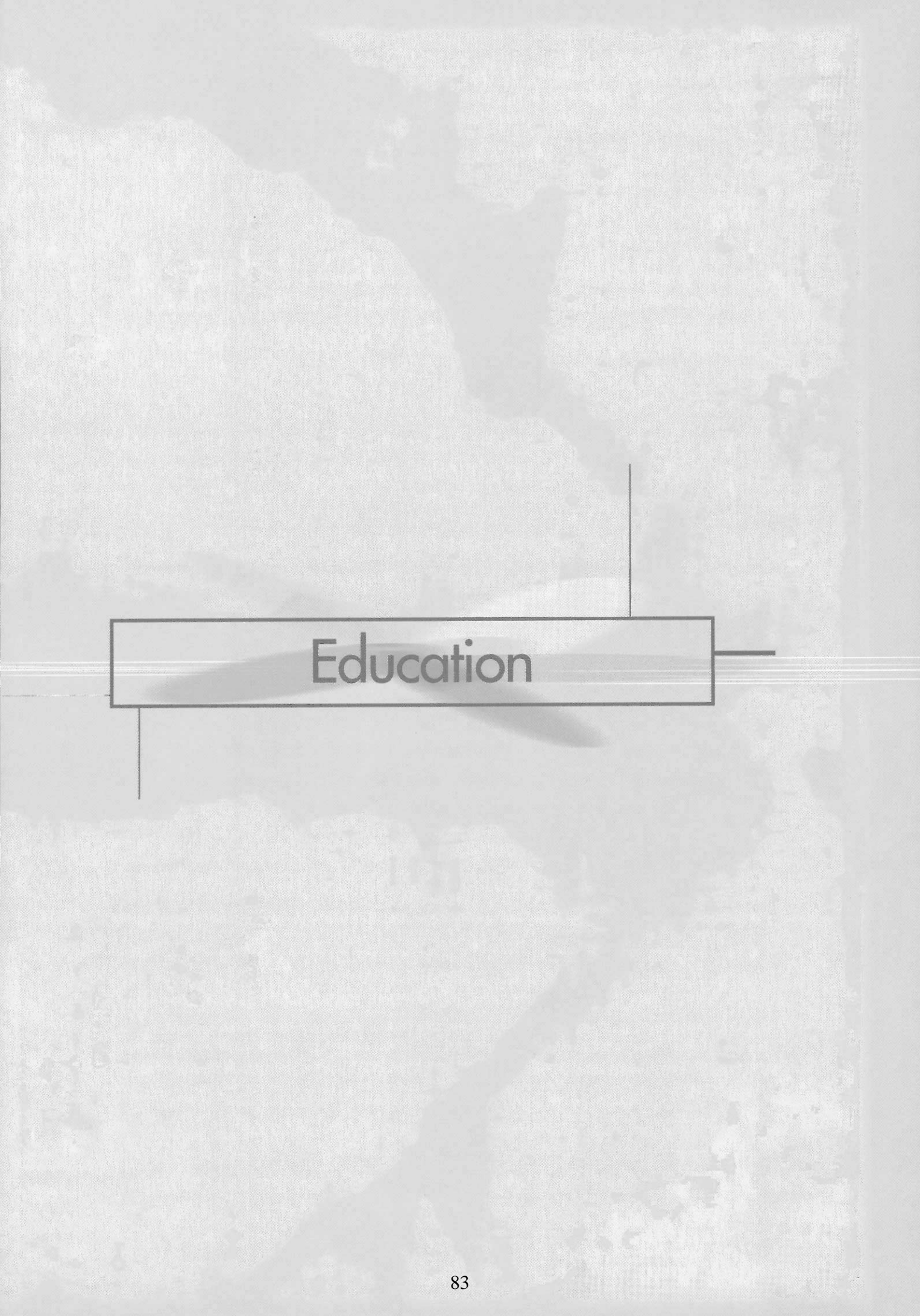
此刻的特洛伊人正爛醉昏睡，毫無抵抗能力，且在海神普西頓（Poseidon）、天后希拉與雅典娜的援助下，希臘聯軍輕而易舉，勢如破竹地殲滅特洛伊全城。帕里斯當然難逃被追殺的局面，在特洛伊城下與曼尼留斯單打獨鬥，不幸慘敗，又在混亂中再中毒箭，一代美男子就這樣傷重不治。面對如此殘酷的場面，海倫心痛欲絕，既後悔當初的不智，又無臉見曼尼留斯，但這位斯巴達的國王，卻盡釋前嫌，擁抱著妻子，帶著十年長征的勝利，領軍返回斯巴達。

當特洛伊城，哀鴻遍野時，相傳愛神維納斯因曾與特洛伊人安奇斯（Anchise），私生一個兒子叫伊納亞，故在戰況緊急的情形下，護子心切，又不願因其促成帕里斯、海倫的結合，而眼見特洛伊滅亡，所以愛神只好厚著臉皮，向她所遺棄的前夫火神、鐵匠神，懇求精良的武器，好防衛特洛伊，但遲來的救援，終究還是無濟於事，特洛伊從此消失於地平線上。洛可可畫家布欣（Boucher）為此於一七三二年，畫下了「維納斯為特洛伊向火神求武器」（圖6）的作品，維納斯纖細的造型，反映了洛可可的風貌、粗壯魁武的火神，充份流露出神話英雄的特質。

卡珊卓拉“Cassandra”這位「惡兆預言者」，早已預言絕色美人—特洛伊的海倫“Helen of Troy”只是一個傾國傾城，會帶來霉運的「禍水」。而特洛伊也並未因勞孔和小孩，用生命化作的警語，來阻止這樁不幸的釀成，只是徒留悵惘，讓世人唏噓不已。

參考書目

- 編輯部，希臘羅馬神話辭典，中和市，古風出版社，1986年1月。
Kathryn and Ross Petras, *Tales and Legends of the Gods*,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, New York, 1998.
Arthur Cotterell, *The Encyclopedid of Mythology*, Smithmark, New York, 1996



Education